

合校水經注

合校水經注

水經注卷三十七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淹水

葉榆河

朱趙作水

夷水

油水

澧水

沅水

浪水

淹水出越雋遂久縣徼外

呂忱曰淹水一曰復水也

東南至青蛉縣

官本日案青近刻作蜻下同案朱趙作蜻

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儵忽民多見之漢宣

帝遣諫大夫王褒祭之欲致其雞馬褒道病而卒是不果焉

王褒碧雞頌曰敬移金精神馬縹縹碧雞

朱趙作縹碧之雞朱箋曰王褒碧雞

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影影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

荒也故左太冲蜀都賦曰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雞儵忽而耀儀

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于若水

淹水逕縣之臨池澤

趙釋曰全氏曰漢志越巂郡姑復縣臨池澤在南又青蛉縣臨池澤在北澤之

與瀾不知何以分也一清案瀾即澤也二縣地界以此而分方輿紀要姑復廢縣在四川會川衛南沈約志雲南有東西

二古復縣即漢姑復縣青蛉廢縣在雲南姚州大姚縣北而東北逕雲南縣西東北注若

水也

趙釋曰一清案劉昭郡國志補注引南中志曰縣西高山相連有大泉水周旋萬步名馮河

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

縣故滇池葉榆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二年使唐蒙開之以為

益州郡郡有葉榆縣縣西北八十里

官本日案近刻脫有弔八字案朱趙無

鳥山眾鳥千百為羣其會

官本日案其近刻作鳴趙作呼喞共案朱趙作共

嘶每歲七八月至十

趙作集

六七日則止一歲六至雉雀來弔

夜燃火伺取之

官本日案伺近刻訛作而案朱趙作而

其無嗟不食似特悲者

以爲義

趙有鳥字

則不取也俗言鳳凰死于此山故眾鳥來弔因

名弔鳥

趙增曰字刊誤曰因名下落曰字朱箋曰郭義恭廣志作弔鳥山在縣西北八十里作每歲七月八月晦

望至集六日則止又九州要記云一歲必一度大集是鳳皇死也李彤四部云弔鳥山俗傳鳳死於上每歲七月至九月

羣鳥常來集其處

縣之東有葉榆澤葉榆水所鍾而爲此川藪也

趙釋

曰禹貢錐指曰蔡傳述程大昌之論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卻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卽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嶺時其地古有黑水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漬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卽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于三危者又爲相應莫此之明也而傳同叔非之杏溪之識遠過九峰矣葉榆本蠻語與中國文義不同安知爲榆樹之葉澤以榆葉所漬得名檢鄭注無此言蓋亦出樊綽韓汝節云此說尤不通源之黑或由榆葉所漬若流去數千里其色尙不變有是理乎且他處黑水甚多未聞皆有樹葉落其下也宕昌國

唐爲宕州地州南至扶州四百一十里北至岷州二百五十里蓋古梁州之北界而程氏云葉榆河在蜀之正西東北距宕昌不遠計宕昌西南距大理凡三千餘里而猶謂之不遠豈生不見圖籍乎且葉榆縣在益州郡西七百餘里縣東有葉榆澤其下流雖逕滇池縣南而未嘗有黑水之稱安得謂其所祠卽黑水之源哉一清案葉榆范史滇王哀牢傳俱作檉榆章懷注云檉或作蝶則此水果非因榆葉所漬致黑足以折九峯之妄而拄樊生之口矣樊綽唐咸通中爲安南都護蔡襲從事著蠻書十卷見唐書藝文志

過不韋縣

縣故九隆哀牢之國也有牢山其先有婦人名沙壹

官本日案近刻

訛作臺華陽國志作壺案朱趙作臺居于牢山捕魚水中

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九子驚

走小子不能去官本日案小近刻訛作一案朱背龍而坐

龍因舐之官本日案舐近刻訛作挖據後漢書及華陽國志改正案朱趙作挖趙釋曰朱氏謀璋箋曰後漢

書作 其母烏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為九隆 官 口案 華 國志

作元隆云元隆 猶漢言陪坐也 及長諸兄遂相共推九隆為王後牢山下有

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為妻遂因孳育皆畫身像龍文

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漢建武二十三年王遣

兵來乘革 趙作箬 船南下 官本日案近刻脫來字又此 案朱趙同 攻漢

鹿芎民 官本日案芎近刻訛作崩下同 案朱作崩箋曰後 漢書云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粟遣兵乘箬船南下

江漢擊附塞夷鹿芎注云箬音蒲佳反縛 竹木為箬以當船也芎音多趙改芎下同 鹿芎民弱小將為

所擒于是天大震雷疾雨南風漂起水為逆流波湧二百餘

里革船沈沒溺死數千人後數年復遣六王將萬許人攻鹿

芎鹿芎王與戰殺六王哀牢耆老共埋之其夜虎掘而食之

明日但見骸骨驚怖引去乃懼謂其耆老小王曰 趙耆老移 謂其上

哀牢犯徼自古有之今此攻鹿芎輒被天誅中國有受命之

王乎何天祐之明也即遣使詣越巂奉獻

官本日案近刻詣訛作道奉訛作奏

案朱趙同朱箋曰道一作詣

求乞內附長保塞徼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

為永昌郡

官本日案昌近刻訛作平當作永昌漢郡國志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置

案朱作平箋曰永平

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趙改昌

郡治不韋縣蓋秦始皇徙呂不韋子孫于

此故以不韋名縣

趙釋曰沈氏曰常璩云武帝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宗族于此因名不韋以章其

先人之惡非秦徙也

北去葉榆六百餘里

趙無餘字

葉榆水不逕其縣

官本日案

近刻脫葉字下同刊誤曰當作葉榆水落葉字下同

案朱脫趙增

自不韋北注者盧倉禁水

耳葉榆水自縣南逕遂久縣東又逕姑復縣西與淹水合又

東南逕永昌耶龍縣縣以建興三年劉禪分隸雲南于不韋

縣為東北

東南出益州界

葉榆水自邪龍縣東南逕秦臧縣

官本日案近刻臧訛作藏縣下有也字案朱訛衍

趙仍藏刪也刊誤日也字衍文

南與濮水同注滇池澤于連然雙柏縣也

官本

日案近刻脫池字

案朱無池字滇作填箋日秦藏漢志作秦臧濮作僕填作滇連然雙柏二縣名趙改滇池澤濮作僕

刊誤日漢書地理志注作滇池澤落池字

葉榆水自澤又東北逕滇池縣南

官本日案

逕近刻訛作流

案朱作流趙下增逕字刊誤日流下落逕字

又東逕同竝縣南又東逕漏

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蝮口謂之漏江左思蜀都賦日漏江洑

流潰其阿汨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湧波諸葛亮之平

南中也戰于是水之南葉榆水又逕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

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監町山

官本日案監近刻訛作盤案朱作盤箋日盤町當作監町漢

地志云益州律高縣西石空山出錫東南監町山出銀鉛注云監音呼鵠反趙改監釋日一清案漢志注師古日監音呼

鷄反町音挺孫校曰案玉篇廣韻俱無盪字
未知師古何所據而爲此音合從此作盤

東逕梁水郡北

賁古縣南

官本日案梁水郡晉置領梁水賁古西隨三縣朱
謀璋云當作卑水非也 趙刊誤曰箋曰梁水字

誤當作卑水漢地志越嶲有卑水縣案溫水注云溫水上合
梁水故自下有梁水之稱是以劉禪分興古之盪南置郡于
梁水縣也宋志梁水太守晉成帝分興古立晉書王遜傳云
分永昌爲梁水郡蓋西晉廢而東晉復置耳若卑水是縣名
越嶲之去南中道 水廣百餘步深處十丈甚有瘴氣朱褒之
里隔越朱氏誤矣

反官本日案褒近刻訛
作哀 案朱趙作哀

李恢追至盤江者也建武十九年伏

波將軍馬援上言從菴冷出賁古

官本日案菴近刻訛作
麋下同 案朱趙作麋 擊

益州臣所將駱越萬餘人

官本日案駱越近刻訛作
越駱 案朱趙作越駱 便習戰

鬪者二千兵以上弦毒矢利以數發矢注如雨所中輒死愚

以行兵此道最便蓋承藉水利用爲神捷也盤水又東逕漢

興縣山溪之中多生印竹枕椰樹樹出麪而夷人資以自給

故蜀都賦曰卽竹緣嶺又曰麩有桄榔朱箋曰博物志云蜀中有樹名桄榔皮裏

出屑如麩用作餅餌謂之桄榔麩魏王花木志曰桄榔出與古國者樹高七八丈其大者一樹出麩百斛臨海異物志云

桄榔木外皮有毛似柝欄而散生絳縵漬之不腐盤水北入葉榆水諸葛亮入南
趙增

中字刊誤曰戰于盤東朱作中箋曰宋本是也
南下落中字作盤東趙改東

入牂柯郡西隨縣北為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

進桑縣牂柯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關故曰進桑關也故

馬援言從菴朱趙冷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轉輸

通利益兵車資運所由矣趙釋曰全氏曰漢志牂柯郡西隨縣麋水西受徼外東至麋冷入尚

龍谿過郡二行千一百六里都夢縣壺水東南至麋冷入尚龍谿過郡二行千一百六十里益州來唯縣勞水出徼外東

至麋冷入南海過郡二行三千五百六十里是皆所云麋冷水道也而壺水獨無聞自西隨至交趾
朱趙

作陟崇山接險水路三千里葉榆水又東南絕溫水而東南下同

注于交趾

朱趙作
趾下同

過交趾

朱趙作
麋下同

洽縣北分爲五水絡交趾郡中至南界復合

爲三水

官本日案南近刻訛作東
趙作東朱箋曰東界一作南界

案朱

東入海

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趾于禹貢荊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

越也周禮南八蠻雕題交趾有不粒食者焉春秋不見于傳

不通于華夏在海島人民鳥語秦始皇開越嶺南立蒼梧南

海交趾象郡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啟七郡于是乃置

交趾刺史以督領之初治廣信所以獨不稱州時又建朔方

明已始開北垂

官本日案明近刻訛作郡
朱趙作郡朱箋曰舊本作明

案 遂辟交趾于

南爲子孫基址也

朱趙址作趾趙釋曰一清案後漢書章懷
注引輿地志云其夷足大指開折兩足並

立趾則相交趾與趾同古字通用然則非因武帝置
郡而有子孫基址之說也此蓋襲應劭漢官儀之文 蒼洽縣

漢武帝元鼎六年開都尉治交州外域記曰

官本日案州近刻訛作郡案

朱訛作趾趙改刊誤曰當作交州趾字誤

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

後漢遣伏波將軍路博德討越王路將軍到合浦越王令二

使者齎牛百頭酒千鍾及二郡民戶口簿詣路將軍乃拜二

使者為交趾九真太守

官本日案此下近刻衍主字案朱趙有

諸雜將主民如

故趙釋曰全氏曰案交趾長稱西于王見漢書功臣表左將黃同斬之不稱越亦非迎降者晉書地道記謂南越侯織

封羸樓侯亦非也

交趾郡及州本治于此也州名為交州後朱戴雜

將子名詩索菴洽雜將女名徵側為妻

趙釋曰一清案索妻猶言娶婦范史南蠻

西南夷傳云嫁為朱鸞人詩索妻亦繆之甚矣側為人有膽勇將詩起賊

官本日案詩近刻訛

作妻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妻當作詩蓋徵側將其夫作賊也黃省曾本校

攻破州郡服諸雜將

皆屬徵側為王治菴洽縣復交趾九真二郡民二歲調賦

官本

日案復近刻訛作得案朱趙作得後漢遣伏波將軍馬援將兵討側詩走入

金溪究趙釋曰全氏曰按金谿范史作禁谿章懷注引越志作金溪穴一清按穴乃究字之誤三歲乃

得爾時西蜀竝遣兵共討側等悉定郡縣為令長也山多大

蛇名曰髯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常在樹上伺鹿獸鹿獸過便

低頭繞之有頃鹿死先濡令溼訖便吞頭角骨皆鑽皮出山

夷始見蛇不動時便以大竹籤籤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為

珍異故楊氏南裔異物志曰趙釋曰一清案隋書經籍志交州異物志一卷楊孚撰髯

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創

賓享嘉宴是豆是觴言其養創之時肪腴甚肥搏之以婦人

衣投之則蟠而不起走便可得也北二水官本日案北近刻訛作此案朱趙

此作左水東北逕望海縣南建武十九年馬援征徵側置又東

逕龍淵縣北又東合南水水自菴冷縣東逕封溪縣北交州

外域記曰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

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

為雒將雒將銅印青綬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雒侯

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為安陽王後南越王尉佗舉眾攻安

陽王安陽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輔佐為安陽王治神弩一張

一發殺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戰卻軍住武寧縣按晉太康

記縣屬交趾朱無屬字箋曰一本作縣屬交趾越遣太子名

始趙越上增南字刊誤曰當降服安陽王稱臣事之安陽王

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語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

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陽王有女名曰媚珠官本日案媚近刻訛

作眉 案朱訛趙改刊誤 見始端正珠與始交通始問珠令

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便逃歸報南越王 官本

曰案近刻脫南字下同

案朱脫趙增下同

南越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

敗安陽王下船逕出于海今平道縣後王宮城見有故處晉

太康地記縣屬交趾

趙釋曰全氏曰九字注中注

越遂服諸雒將

趙越上增南字

馬援以西南治遠路逕千里分置斯縣治城郭穿渠通導

朱趙

作道漑灌以利其民縣有猩猩獸形若黃狗又狀貍純人面頭

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麗妙如婦人好女對語交言聞之無

不酸楚其肉甘美可以斷穀窮年不厭又東逕浪泊馬援以

其地高自西里進屯此又東逕龍淵縣故城南又東左合北

水

官本曰案北近刻訛作此朱訛趙改刊誤曰此當作北

案

建安二十三年

趙釋曰一清案浪水

篇注作二
立州之始蛟龍蟠編于南北二津
官本日案于下
近刻衍水字

案朱
趙有
故改龍淵以龍編為名也盧循之寇交州也交州刺史

杜慧度
官本日案慧近刻作惠下同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
惠晉書作慧下同古二字本通用論語釋文云小慧

魯讀慧為
惠可證
率水步晨出南津以火箭攻之燒其船艦一時潰

散循亦中矢赴水而死
官本日案水近刻訛作火
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火晉書作水于是

斬之傳首京師慧度以斬循勳封龍編侯劉欣期交州記曰

龍編縣功曹左飛曾化為虎數月還作吏既言其化亦化無

不在牛哀易虎不識厥兄當其革狀安知其譌變哉其水又

東逕曲易縣
趙刊誤曰箋曰孫云曲易當作由易漢志交阯
郡有由易縣按漢志續志晉志皆作曲易古陽

字無作
由易者
東流注于浪
朱作浪箋曰當
作浪鬱趙改浪鬱經言于郡東界復合

為三水此其二也
官本日案二近刻訛作一
案朱趙作一
趙釋曰全氏曰當作此其二也二水謂南